



1月30日,4号矿井救援现场,部分救援配套设备正在拆卸。 本报记者 高祥 摄

现场开始拆卸设备,救援专家回忆营救细节:

矿工以为被放弃 被困20天后大哭

本报临沂1月30日讯(记者 高祥 实习记者 邱明) 1月30日中午,平邑县“12·25”石膏矿坍塌事故4号矿井救援现场,只有来来往往的车辆,驶过时卷起一阵阵尘土。与十几个小时前轰隆隆的机器设备运转声音相比,救援现场安静了许多。

30日,记者在现场看到,成功救出4名被困矿工的5号救生孔钻机开始拆卸配套设备,一辆空压机停在钻机前,工作人员正把从钻机上卸下的管线装到车上,之前用于营救4名被困矿工的4号备用大孔径救生孔钻机也已停止作业,为5号救生孔清除表土层的两套大型钻机还留在原处。

4名矿工成功升井后,4号井矿区院内的各种车辆设备明显减少,原先设置的安保岗位也大部

分取消。在4号钻机附近,救援人员正坐在套管上休息,与之前的紧张和焦虑不同,留在这里的救援队伍还沉浸在头一天晚上的喜悦和激动中。

据央广网报道,救援专家组组长杜兵建介绍了此前救援的细节。1月8日,通过下放的生命探测仪,救援人员首次较为清晰地看到了井下环境以及被困人员的生活状态。4名矿工在井下能干活,能取到食物,他们还拿着摄像头在50米巷道里面走了一圈。

然而,之前被寄予厚望的5号孔在推进到地下170多米深时,钻头被埋,动弹不得,一停就是11天,救援遭遇瓶颈,井下被困人员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。

杜兵建说,“被困人员在20天的时候,他们心情也是比较沮丧,

进展很缓慢,他们总认为上面是不是要放弃救援了,通话的时候他们哭了,井上有听到号啕大哭的声音,‘你看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救了,你们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,但是你看都快一个月了,你们就直说吧,我们也知道了,肯定是没有希望了,你们也给我们家说一声,让大家知道我现在还活着呢’。”

为了安抚被困矿工的情绪,救援指挥部一方面安排心理医生与他们通电话,加强心理疏导;另一方面,用手机拍摄了现场热火朝天的救援场面送到井下给他们看。武警临沂支队副支队长靳世伟介绍,“录了一些在陆地上我们救援场景的视频,有我们的标志,有我们的番号,井下的兄弟看到这么多人在救他们,他们可能更有信心了。”

钻井难,加装套管也难,救援者称压力特别大: 救出矿工前两天,睡了不到仨小时

本报记者 高祥
见习记者 邱明

1月30日下午,矿区供救援人员临时休息的帐篷内仍不时有人员进出。从事故救援开展以来,省地矿局鲁南地质勘察院井队长刘昌勇就和同事们挤在9号帐篷。30日下午,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,已经暂时回到兖州家里休整。

与全国赶来的救援队伍一样,刘昌勇和同事们每天轮班。做地质勘探工作已21年的他,有丰富的钻探经验。回忆起一个多月的救援,他感触最深的就是钻井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和挑战,“我们来之之前,考虑到了各种可能,但没预料到救援现场地质如此复杂。”

“岩层破碎,还有溶洞和钻液漏失等严重问题,就好比是用吸管从一个摔烂了瓢的西瓜上挖洞取样本。”刘昌勇说,5号救生通道从上到下220米,虽然只有表土层、灰岩层、砂岩层、石膏层等四层,但除了表土层,其他几层中均夹杂着石灰岩,并有两个含水层,坍塌后地层极不稳定,钻井中不仅钻头被卡过,井筒还持续塌方,不断有水、泥浆、砂石等涌出,成井困难,加装套管也困难。

“成功的把握是有,但不可预知的意外让人担忧。”他说,当时被困矿工已经靠自救,凿穿了巷道与救生孔的隔离岩层,升井指日可待,如果套管环节出现拖延甚至险情,后果不堪设想。在4名

矿工获救前的几天,刘昌勇感觉“这个节骨眼上的压力特别大”。

“27日就开始准备,直到29日晚上人被救出来,这两天两夜睡了不到仨小时。”刘昌勇说,经历了救援成功的短暂喜悦,疲惫到极点的他30日凌晨回到住宿点,一觉睡到了中午,“醒来大脑一片空白,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在哪儿”。

30日下午,记者来到平邑县保太镇万庄村和东埠阴村,不少村民还在谈论29日营救的事。村里的道路旁,散落着村民庆祝矿工升井而燃放的烟花筒。

4名获救矿工的家属更是备尝了紧张和煎熬。他们家的大门紧锁,邻居告诉记者,家属想早日见到亲人,已经去县城等候。

1月30日上午,记者来到平邑县人民医院,住院楼二楼东侧的病房区重症监护室外,有多名民警在执勤,获救的4名矿工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检查治疗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吴大维教授向媒体表示,对4位矿工进行了生化检查,各项指标均基本正常,只有一位矿工血钾偏低。4位矿工血压脉搏都正常,无生命危险。

据介绍,由于4名矿工在井下长达36天,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,医疗团队将继续对他们的病情进行跟踪,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目前,4名矿工生命体征基本稳定,神志清晰,但具体出院时间暂未确定。

本报记者 高祥 实习记者 邱明

矿工出院时间 暂未确定



矿上职工自愿在现场出力
烧开水,用桌凳搭床
供救援者休息

从石膏矿坍塌以来,今年69岁的马丛善就一直坚守在4号矿区传达室。在此之前,他已经在矿区看了7年的大门,他的家就在4号矿区向西一公里外的万庄村。

坍塌事故发生后,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先后抵达现场展开营救,矿上的职工除了因配合救援需要留在岗位外,其他人都陆续回家了,原先由马丛善一个人看护的门岗,也由警方接管。

没有人要求马丛善必须留下来继续工作,孩子们好几次都叫他回家,不要再守在条件简陋的矿井传达室了,但马丛善没同意。

1月30日下午,马丛善仍像之前那样,忙着为到传达室轮休的救援人员烧水。“我熟悉这个矿,给他们指指路、烧烧水、扫扫院子,还有点用。”马丛善说,人家大老远地来救人,自己是矿上的人,该帮忙还得帮一把。

传达室原本只有一张床,看到不少又累又困的救援人员轮休时没地方睡觉,马丛善就找来桌椅板凳,在屋内另外搭了3张床,还从家里拿来电热器,让救援人员到屋里休息、取暖。他说,有时候进屋休息的人太多,他晚上就步行回家睡觉,第二天天一亮再赶到矿上。

直到30日下午,马丛善还在为29日的救援成功感到高兴。29日晚上,马丛善在5号救生孔救援现场远远地看见4名矿工被一一救出,尽管无法分辨谁是谁,但他倍感欣慰。“救援了这么多天,出来了就好,出来了就好。”他告诉记者,救出一个人就有一个家庭免遭不幸。

13名失联的矿工中,有一大半马丛善都认识,有的甚至是沾亲带故,马丛善长叹一口气说,“天灾人祸,谁也不想这样。”

问及什么时候回家准备过年,马丛善望着窗外来去匆匆的救援人员说,“等等再说吧,他们还没忙完呢”。

本报记者 高祥
实习记者 邱明